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2 1940

T 3229/0632.81

12

嘉慶二十二年

通志州城圖記

州城在州治之西

州城在州治之西

州城在州治之西

州城在州治之西

州城在州治之西

韶州府志卷之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志

記

重建韶州城隍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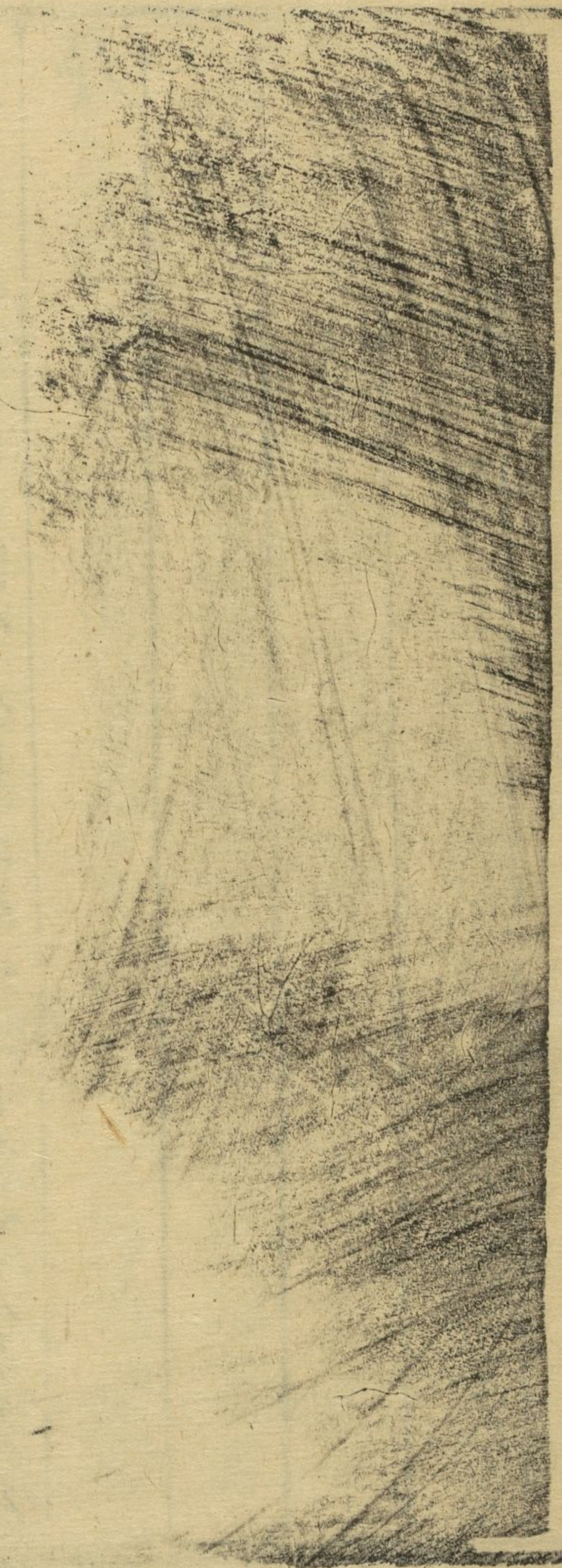
自秦氏置守漢因其制二千石治有效增秩至關內
侯入則爲三公明帝嘗以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恒難其人守令固若斯之重也沿至唐宋名屢易而
實則符我國家尤慎其選三載考績郡守以令之
殿最告節度使監司報諸家宰庭宇居室皆籍其數

而上之 天子簿書期會之頃相見以歲計或以月計守之於令固嚴而有則近而不可狎也惟神亦然郡之城隍以其有功德於民而祀之屬邑各祀其神分陰分陽其治同捍患禦災其職同聲靈赫濯其體同鳥革翬飛噦冥筦簞其制亦無不同余於韶則深有異入其門美哉輪奐雙樹森森碧瓦初寒松風欲長瞻拜之餘見夫植壁秉圭南向而坐者郡之神也肅肅衣冠東西立者六邑之神也十步之內視履於斯殿屋五楹反多閒曠況銀牀玉柱棖桷久虛暮鼓

晨鐘併無司祝余因是喟然長思曰太守奉命蒞此一方幽明兼理顧使六邑之神倒持手板鵠聳一堂毋論重趺錯趾朝夕靡寧卽正襟危坐者恐心有不安也爰度殿前廳之左右均有隙地各可建三楹俾神得分庭列座其舊位則更以六曹而鴈行稍後若廼堂階旣序路寢具興神所憑依庶幾在是余當鼎而新之復於殿之西偏構數椽使守廟者供洒掃謹啓閉焉要以隨形裁割期措神人於安寧之域而已或者曰公來守是邦半載於茲夙夜匪懈今欲興土

木宮室之費得無虞民力艱難乎余曰不然韶郡地方六百里山高土瘠俗儉民貧瘡痍未舒拊循匪易其間雨暘寒燠八蜡順成誰爲致之商旅行役鴻鴈哀鳴誰爲徠之水旱盜賊之不作疾病夭札之不行以至進賢勸功決訟檢奸之不爽誰爲潛驅而默相之此固神之事也而實余之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者也語曰琴瑟不調則改絃而更張之蘇子曰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請自今日始如彼修身廉隅坊表不可不飭如彼

治家士伯聖旅不可不明班秩井然條理咸貫余之志也雖然莫爲之先雖美勿傳莫爲之後雖盛勿彰所幸諸君子相與有成而非余一手足之力矣是爲序



曲江縣城隍廟記

潘復敏

按大明會典高皇帝御極之二年封京都及天下城
隍之神次年正嶽鎮海瀆城隍勅封顯佑伯顯則威
靈丕著佑則福澤曾施大哉王言蓋講理陰卽以理
陽誠重其典而不敢忽也今室內郡邑各建廟而虔
奉之獨曲江以附郭不設嗟乎使有郡廟而邑廟可
廢也則凡有守之地朱輪繪蓋青綬銀章足以控轄
一方矣何以二千石臨於上而必藉百里之郎官以
佐焉且如姑蘇如樵李如吾之於越特置二令俾共

承其流合宣其化卽廟亦有一何獨於曲江而缺焉
不講其義何居余下車借廟齋宿每朔望追隨五馬
之後跪拜唯謹皇皇然久特新廟貌之想顧卜築無
地且時詘舉羸不忍刑民之力猶未果適清祠觀租
稅查有曾濟庵基蓋世廟初年毀淫祠而改社學後
輾轉售於居民其地而離背坎爽塏而不湫隘余適
然有當於心於是鄉約梁樞輪曹一論喻有旻潘櫻
彭宏受周珍等具呈申請余欣欣然喜溢於色噫嘻
是何數百年未創之舉而雷此址以壯今日之勝觀
乎因捐俸薪二十金償佃住之值其屋令拆去又募
銀四十金取材於鄧林之野而陶埴攻石之氏亦發
三十金以爲倡乃樞輪輩復以諸費頗繁盍徧告於
紳衿耆庶各隨願力衆効皈依則成可不日余駟然
唯唯因慨世之諂媚而不解其義者一切金鷄碧馬
祀典所不載咸梅檀其相而紺絳其宮若城隍之神
靈爽如在洋洋赫赫正左氏所謂聰明正直而一者
非僅他神比且吾儕明且欽崇罔敢戲怠又易所謂
神道設教而假廟之一端也夫豈與非嘗之原黎民

驚懼者同日語哉無何而輪鏹者踵接將作有藉百堵可興遂鳩工於仲秋之七日而落於季冬之望中爲殿後爲寢殿左右廊房數楹爲門二層耆民葉萬鏹獻圍樟一株雕像二并夫人像一仍塑六曹於傍又塑七坊廂及本廟土地東西各四座而輿隸之類亦儼然森列焉殿右側架寮三間以居守廟者余又捐鑄鐵鼎一臺鉸各二自是香火隆隆禔休林總庶堪輦赤縣而護皇圖直與天地同不朽矣先是制臺熊公奉旨總理勦寇檄余僱船一百隻至英州葺屋甲虎賁之屬後發還船價二十兩余湊六兩卽買曹若建糯租二十一石七斗五升以餽廟祝之日其田號畝分併捐資善信仍勒名碑陰垂示久遠是舉也董其役者則簿許君當俊尉徐君大魁先後同事則舊丞傅君元璧今丞王君朝班而約老潘櫻劉景行下守經等或省試不遺或暮鼓用勸例得備書

新建東嶽廟碑記

余守韶之明年建東嶽廟於郡城既捐金二百緡以爲之倡又偕闔屬以襄厥成命郡幕徐翼龍劉肇啓董其役凡三閱月告竣諸文武僚佐請余爲記余曰蓋亦言作廟之意乎客進而言曰嶒岷爽塏相其陰陽梓材丹雘高門曲廊將以美觀瞻樹坊表乎余曰無所取而建諸安用鳩此工也客又進曰中州淑氣實始於韶赫赫岱宗萬里而遙有那其居鸞鶴可招將嶽靈隱隱起方寸耶余曰神所憑依於人何有客

則曰 聖皇御寓祀典有程京師首善歲一舉行凡我侯服肅此儀刑遵王之道以育羣生余曰諂矣其瀆客又言曰氓之蚩蚩耰鋤詬誶忝爾所生夙興夜寐以神治之善淫隨類地軸森羅丹青藻繪福倚禍昭日惕心悸或者以彰瘡微權寓勸懲大指乎余曰神道設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駭世炫俗二氏所爲吾儒者也亦言其理而已客皆曰請公爲言之余曰禮不云乎東方者春以產萬物者也萬物芸芸靈蠢潛植等生耳夫人之一身其始也爲之鞠畜頌復以保之爲之衣裳飲食以節之又爲之師儒訓迪以導之爲之早婚少嫁以延之此其道如稼然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又如療疾然疾在腸胃湯熨攻之疾在腠理鍼砭及之其用不同要使各遂其生而後止我儕食 君祿膺民社寄則履畝之田峻却病之醫師也今夫粵之民困矣韶尤爲嶺表要衝悉索敝賦以供往來炙膚鞞足者不得耕於疇耨桑行饁者不得安於野鹽鐵運販者不得適於途而刀耕火耨水毀金饑往逞見告且勿論男女

雜還屏藥尚巫士卒跣跣言堯服桀也爲民上者宜
何以出諸湯火而登諸衽席將拊循煦噢以教養之
乎雖然忍尤攘詢政之蠹也修細遺大治之疵也始
銳中弛吏之敝也色厲行違衆之害也刻蠹去疵除
敝剔害亦猶夫驅螟螣以護良苗歷瞑眩而返司命
也今而後其庶幾布德行惠毋失經紀審端準直養
存孤俾勾萌畢達川澤勿竭乎抑余又有說焉始
余兩刺青齊巖巖泰山固在咫尺迨叅豫藩持秦節
太華少室直指顧間轉而司憲三楚响嶠煙霞歷歷
襟帶髮髯雲海盪我心胸恒山遠在四塞而飛來片
石去吾里不三舍乃不祠嵩祠華祠衡祠恒而獨祠
岱者則以萬物資始亭毒旣而并包彌廣也豈止
金篋玉笈上應奎婁溢美東南焜耀百越已哉諸僚
佐曰旨哉公之言請書而刻之石

重修乳源東岳祠記

吳邦俊

秀水人知縣

昔虞舜氏帝天下制巡狩之禮二月抵岱宗所以應
 天時考庶事泰山于土位卯主生育之鄉其高出雲
 霄夜央可以望日其液毓為瑤池西王母會羣仙于
 茲其神則金雞之精其名則稱天孫蓋東方之名山
 發育萬物之府也自岱以西五代岱各主其方至嶺表
 東衡州則南岳衡山之支餘乳源又東衡之屬邑乳
 之斗門山則又豐岡一大阜也曷為而有東岳祠耶
 夫亭毒之奧生生為心在寰寓則根莖於天下之卯

在一境則根荦於一方之卯雨露之滋潤風雲之變化草木之繁蕪人民之壽考天下猶一方也乳邑猶寰寓也雖謂乳之有泰山也固宜披襟蚤起曙色開天可以迎日泰峯在瞻九僊著異時興靈氣可以集仙太陽之精著爲金烏大地必照幽隱必徹何問于乳高山峻嶺峙于天中天爲乾父何物非子斗門之阜誰曰非孫則是山之有東岳豈岱宗之所不臨而衡湘以西之編氓犴獍忍視其穴居椎髻與鳥鵲麋鹿相出入哉至于今束帶修業披衿修文氓戶修耕百工修藝耕山徒衆相師修其焚萊立耨之業不煩有司約束者孰非東山之效靈耶岳祠之前有三美亭社稷壇余嘗卽事于茲感趙令之遺躅慨然岳祠之圯且傾也時與鄉之士民言之而礦稅瘠民毋敢議創歲在癸卯余代庖新會廼士民創爲義舉至甲辰八月歸復茲邑殿廡將落成矣余亦捐俸襄之正殿三以奉岳神旁有寢以安香火前有廡二以列羣神士民乞余言爲記余喜士民之嚮義也嘉士民之報德也卽其助工之士民勒石書之

興復英德東關創建東岳廟記

張

斗

邑

英古州郡地也山海奧區地煩而事劇其所轄幅員
延亘將五百餘里而縣城向狹小僅一彈丸似與古
居重御輕之意殊矣東關一帶居民尤鮮少蓬蒿滿
目予下車急詢諸父老咸以昔日全盛此地人烟數
萬家號小金陵蓋韶廣之間一都會云自兵火之後
人各鳥獸散多有聚而居於鄉者故令宿莽至此予
私念欲復其舊不可無以倡之於是下令闢穢芟蕪
草窮而基露予復減俸結數椽居庶人在官者以爲

民先未幾而百堵千楹悉然並作慕義嚮風者踵相
錯也不逾月間荒榛之處已半成市井矣余又念東
方爲震震受生氣道書東岳爲天孫主人間祿命之
籍稽英祀典獨缺何哉東郊固神所叢也因舍金爲
之建宮立像俾二三父老董其事剝啄旣興丹堊旋
舉廟成規制爽塏歸然如魯靈光一以接金峯之支
脉一以爲新豐粉榆之社遶岸更植以桃梅松桂柳
榆間之他日環城而居東西壤接櫛比鱗疊或得如
大史遷所云鄰里往來雞犬之聲相聞熙熙穰穰庶
幾可稱和樂者乎抑聞之闐闐者市邑之始也烟火
輻輳風氣乃聚邑且恃以不孤粉飾太平振育文教
將於是乎始若生聚教訓則予不敏豈敢告勞亦惟
是紹法前賢分村置鼓種柳成圍之遺意云爾是役
始於辛亥竣於壬子月諸父老乞書以示後遂援筆
而爲之記其緣始于左

新建關帝廟記

林本直

今上御極之二年郡守趙君清戎傅君謙於不佞謂
郡城東西北皆有關帝廟而南一隅獨闕非所以便
民瞻仰禱祀也乃相方定位得皇華街右舊嶺表行
臺廢址誅茅拓基市材庀役費出官鏹不歛民間爲
殿者一爲堂者一爲門者二翼以兩廡卜日奉帝像
以居之歲時伏臘虔修俎豆擊鼓吹笙官僚士庶來
遊來歌洵首善一巨觀矣傅君捐百金置仁化扶溪
田租三百七十五石施廟中其糧二石七斗五升歲

輸常額於官或遇大差襍派則免之使僧徒常聚香火未綿所以爲廟祀計者至深遠矣廟落成未幾趙君以投効去傳君以陞任去余亦爲軍務旁午屢欲記之而未遑是歲之夏士民醵金鳩工葺其垣壁益加宏麗守僧某請記於余刻之貞石以垂永久聞之展禽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不在祀典帝生而爲人忠孝節義歿而爲神威靈赫濯自京師以至郡縣間巷無貴賤大小靡不敬奉惟謹蓋其明威默攝慈惠陰流膏我人民佑我邦國烈其贊昇平銷弭災患功德無以尚焉萬代瞻仰四海廟食如展禽所云宜矣抑余更有進焉凡我同人暨邦之父老子弟登斯堂也覩維新之廟貌尋迹邁之嘉猷法其忠可以事君法其孝可以事父法其節義可以立懦廉頑則不徒便民禱祀已耳直範世維風而有餘矣記之烏容緩乎是役也經始其事者前守趙君霖吉前清戎今陞慶陽府知府傅君宏烈前別駕已陞桂陽州知州楊君耀先共捐助以相其成者前曲江今陞吏部驗

封司主事凌君作聖踵事增華時勤墜茨則見知韶
州府事劉君世豸別駕池君鳳翼例得金書以誌不
朽

伏波將軍廟記

李聰羊城人

郡城南下十里許西河濱有廟曰伏波者漢將軍邳
離侯路公博德神廟也公武帝時人元鼎四年六月
漢遣使諭南越入朝五年十一月南越相呂嘉殺漢
使及其王興更立建德遂反六年秋遣公將兵出桂
陽擊南越約諾將咸會番禺公暨樓船將軍楊僕先
破石門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公爲營遣使招降者賜
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呂嘉夜亡入
海公遣人追得之諸將兵未下是歲冬南越已平遂

以其地爲南海蒼梧等郡韶人念公有功嶠南爲神
而廟事之塑公像於中以東漢新息侯配之其廟古
在武水濱至元以享祀之艱乃徙於茲郡守王公嘗
復建之迄今歲久棟宇頽敝通府伍公乃捐已俸鼎
新重建經始於宏治改元冬十月落成於二年夏五
月前後有殿燕休有室門亭摩空彩色絢目凡六十
八楹周以磚砌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工畢求余記余
惟廟食之立正以報功德於無窮故傳有日有功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
公盡瘁於斯厥功茂矣是宜血食一方統垂萬世也
耶且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
享此者斯人之力也今納吾人爲中國之人挽吾俗
爲中國之俗而不淪胥於禽獸者伊誰之力與一飲
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是爲記

張余二公合祠記

楊萬里

人物粵產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餘載粵產一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畱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

所先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
豈適然哉雖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爲
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
否爾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
唐敗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爲
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諏諸往度諸
來必有超然寤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庀職
數月謂兩公應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勵學者也
請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
屬萬里記之則招諸生而論之曰二三子虛于斯喪
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
兩公曰莫予云磋跋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殖
可乎不可也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

張文獻公祠堂記

曾三省

開元宰相張文獻公者唐韶州人也萬年風度之長
存億世鄉祠之無愧宜乎建義之士於其遺跡故獨
荒塋舊業有一日之必葺也夫韶之郡文獻之生孔
子曰才難何與上下古今通融宇宙尚論乎古之人
古之人而真知生才之不易司馬公通鑑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英君誼辟如漢高祖唐太宗直數百年而
一見大臣宰相至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尚矣究其事
業乃筆歎於詩書刑政昧於禮樂惟中州人物清寧

深厚之合凝扶輿清淑之鬱積而若此則夫服嶺以南
南得一張文獻公何其靈傑之至此也高志遠識載
之新舊唐書至孝純誠天地爲之明格此天下之士
萬世之人傑也乾坤不息精神不忘固無有係廟宇
之有無像祠之興替祠堂之屋三間風度之樓百尺
此自邦侯郡佐之所宣風鄉黨閭里之所欽德不可
得而廢也柰何搖落之日深摧頽之歲異士大夫來
任是邦自至元己卯總管張侯榮元貞丙申總管張
侯傑嘗修建之後來者往往視祠事爲不切里之人

工推簞奉羨不之乎瞿曇之室則奔走於老氏之宮
後生晚輩不知風度之爲何名文獻之爲何義豈學
殖將落及此乎抑倡義之風少衰也延祐丁巳春黃
君佑繇廣東憲椽來提韶幕一日慨然喜曰祠其有
與乎祠以人興西華張果卿真其人也前尹番禺興
新繕舊百廢具舉今授來韶其集此無難也且郡國
諸張同承一族宗家誼事肯讓他人卽而謀之會無
難色謂君佑旣經其始蓋相與亟其成兩賢一心千
夫畢力乃隆舊址構新堂兩廡翬飛一亭筆立鐵胎

顯飾之如玉祭器不假而成陳黜聖碧丹墜茨甃破
祠門闢張垣壁崇繚凡所以昭嚴事而肅觀瞻者靡
不臻至乃復諭于衆曰祠固成矣風度奈何昔者負
棟之柱如六鰲今者鰲骨枯而山欲壓於是掖而起
之如痿斯立除朽豎堅忽若神運重簷風雨之深入
各增二而三之南北西東爲簷十二各書風度二字
於其上以壁以梯以闌以楯巍乎偉哉立四達之通
衢復九韶之壯觀斯民俛仰而駭矚故老孺而
嗟不圖今日之至於斯也是役也兩公捐俸而卒

上之官長次之同寅僚屬下至仕族大家莫不獻
財致用物不煩公帑不苦民役不踰時而工訖事於
此見二公之爲政於此知文運之將興君佑旣書于
古作聖四字冠於亭復以書來請記斯祠斯樓前賢
記之多矣公之道德功名忠誠孝行由之天下著之
萬世況其桑梓之間宜無待於記也謹記興修之歲
月以寫二公之盛心君佑名晉其先世浮光仕武陽
因家焉本路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果卿名斯
承務郎本路推官同寅知事袁亨字通甫通州人德

星聚文獻之邦其風度皆有得於文獻公者也

余襄公祠堂記

會三省

庚嶺以南韶爲粵之望郡山水奇秀爲天下冠故英氣所鍾人物代出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爲賢相宋余襄公復出爲名臣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功聲赫然沒世不泯宋治平中郡守呂構始建祠堂記紹興七年郡守陳麟奏乞載諸祀典詔下如章而郡邑致祭有嘗子孫承祀無闕國朝廷祐五年推官張昕再新祠宇嚴奉遺像英風義槩凜然如生聞者莫不企仰至正七年冬河南唐公仲英繇省郎來

推韶郡蒞政之始每以奉文修職爲念治民事神之誠靡所不至越明年訟簡刑清百職具舉凡郡之文學書院舍宇悉繕葺而完美之一日躬詣祠下顧謂十一世孫峻德曰祠立歲久風隲雨墮廢而不治將見摧敗有日所謂沾遺澤受餘慶者可不勉乎願捐俸金以爲助於是峻德聞侯教言霍然遂鳩工聚財乃築乃作乃墜乃麗已而孤稜翼然垣墉皎然不踰月而告成郡人咸曰是役也自非唐侯勉倡之言曷能成是哉里工建亭爲記固辭不獲按襄公自

幼博學強記無所不精天聖二年登進士第試書拔萃科擢集賢較理慶歷中仁宗御筆親除四諫官自是而名益著公諸事不避忌諱除知制誥充集賢學士以尚書右丞知廣州兼經畧安撫使在國始興郡開國公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喪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累贈少師諡曰襄神道碑銘歐陽文忠公所作也淳祐二年憲使劉公梅溪捐已俸千緡買田教養其後異有緝乎基緒也公三使契丹兩平蠻寇經制五官前後十年所至州

韶州府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三
郡有惠愛而公宏詞博學有拔萃之才忠言忤旨有
諫臣之體運籌討賊有安邊之功論道經邦有廟堂
之志昔人所謂異代九齡者信不誣矣後之賢者豈
無希風烈而慕德業者乎今唐侯勉倡其孫繕葺祠
宇以續前人之耿光繼自今以往踵門而挹清光登
堂而想忠誼必將頡頏並馳於藩垣臺閣中聲譽昭
著以延慶賞豈特襄公專美於有宋哉遂爲之記

司空侯安都廟記

李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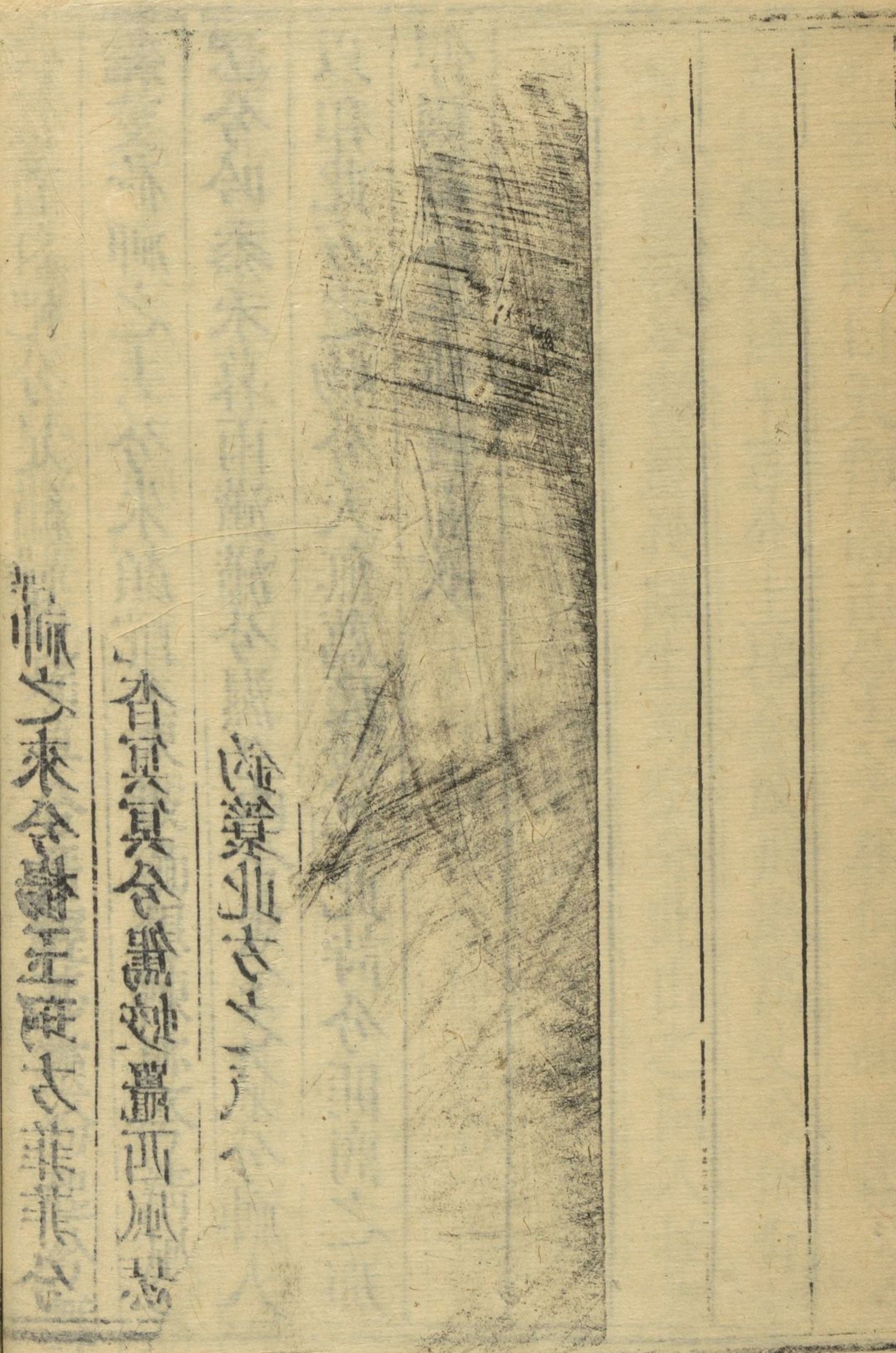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望韶石之山旣至郡則瞻
張公之祠以謂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未知直韶之
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偉予請言其畧
山之肇迹自荆山南走千餘里至于衡山斗起爲炎
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鬱然爲祝融
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八百餘里峻極崇高幾五千
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僊之宅山下之
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末具南

史工隸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善騎射爲邑里豪雄
陳武帝時強梗數起惟與公定計稱爲侯郎未嘗名
平侯景擒王僧辯破徐嗣徽刺齊將降蕭孜所向必
克其智勇之大畧如此始封富川縣子次授南徐州
刺史又進爵爲侯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又
加開府儀同三司又遷司空又進爵爲清遠郡公又
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
議未知所立公獨翼戴臨川王是爲文帝何其壯哉
公起布衣提義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

陳勳竹帛所謂豪傑之士也侯師成以功烈爲陳

將軍張子壽以德業爲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謂將相
之鄉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難乎其終而子壽
最爲稱顯也余嘗東遊泰山山西登華嶽南觀衡廬顧
未有以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嶽者蓋其遠在南裔
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今里中習俗流風慷
慨猶存時或早滂四遠來所未旋輒應公之族有登
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托予記之予旣作記又作
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祈報德以長言

而歌之歌曰天作高山兮去天幾何翠岫巉巉兮與
天相摩紫桂千尋兮上拂金波飛瀑萬丈兮倒傾銀
河宅靈氣兮鬱嵒嵒我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入拔臺
城兮親提義戈百射百中兮戰功居多爵位崇極兮
人誰我過威名震主兮莫予敢歌齋中會客兮舉趾
逶迤擘牋點翰兮掉頭吟哦昔時門巷兮今已張羅
當年富貴兮恍若南柯哀江南兮淚滂沱弔故里兮
影婆娑空餘古祠兮白雲東坡緬想陳迹兮清風荔
蘿奠桂酒兮伐瓊鑼折瑤草兮席輕莎靈紛起兮舞
佺僂首紅帔兮足繡鞞神之來兮楊玉珂方菲菲兮
雜芰荷神之去兮朱顏酡杳冥冥兮駕蛟鼉西風瑟
瑟兮吟黍禾暮雨瀟瀟兮濕釣簑此方之氣兮神人
以和此方之物兮天無薦瘥我作此詩兮匪商之那
俾爾遺俗兮慷慨而歌



臨江府志

卷之十二

七

重建鄧使君廟記

鄧球

天地間之靈明不昧者有神蒼蒿悽愴而俯仰之若
 凝詎其荒唐哉唐刺史鄧忠襄公於吾邑八百餘年
 而風聞藉藉也當大業義寧間天造之時嶺之南幾
 隨不逞以入於梁矣公以萬里之孤聲倡大義築城
 池修文振武百出奇以斷賊鋒一方熙然和樂若不
 知天下之有事也進鷹揚上衛將軍一方藉為屏翰
 焉我國家不興大張表異給練白公瑩䟽諡忠襄合
 文獻張公祀於曲江上邑之為祠者有幾今廟之立

遠矣成化壬寅監生白璋蘇縝欲克大之會義官龔
衡數十人共成其事厥材孔良厥制孔碩滴露飛雲
紫霞丹靄前後相映冠裳輝耀廟貌聿新神靈萃止
於是早則禱澇則禱有災疫則禱民無一不望於公
之神而公亦無時不在於民之望嗚呼茲廟也蓋貫
日月而同明坐海嶽而同鎮也余承諸氏子請爲之
記且作迎送之章俾一方之民歲時有事於廟歌之
以祀公歌曰天造值兮奔茫塘羣雄錯兮翺頡頏出
東門兮樹扶桑嗟使君兮起遐方策大旅兮折僞梁
與南上兮日舒長萬兩以入兮鳳翥龍翔陟側席兮
夜不央坐壽宮兮明義章太阿發兮飛揚琳瑯叫兮
璆鏘鷄豚肥兮稻梁香殺有疏兮甕有漿擊鳴鼓兮
雜管商風颯颯兮若將靈之來兮連蜷裳民不知去
兮白雲鄉江之武兮山之昌維石巖巖兮維水泱泱
古往今來兮望公如常福我民兮拯我殃歡呼笑舞
兮浩歌徜徉

鄧忠毅祠記

黃

諫 合城人
學士

死生大致也綱常大宜也能以綱常為重死生為輕
 求得其死所以垂不朽古今誠未可以數數稱余茲
 於鄧公得之公諱顥伯昂其字與余同舉正統壬戌
 進士拜永豐令戊辰冬閩寇鄧茂七浙寇葉宗畱竊
 弄海島勢猖獗民甚患之宗畱據巢去廣信不遠永
 豐適當其衝公令民預為之備無何寇至剽掠皆無
 所得遂併力攻之時公受都御史張公楷牒守桐木
 關率眾擊之弗勝被執罵不絕口遂遇害朝廷旌其

忠贈光祿少卿給諫白公瑩復請於朝賜諡忠毅附祀廣信張叔夜廟仍入張文獻祠配享天順改元余使安南歸至韶聞其父老語曰鄧公生顯於斯死神於斯邇者朝廷賜諡附祀某等僉欲如曲江余張二公立祠宇里而祀之庸勸鄉人勉於忠孝可也余感而義之乃薄捐資爲助時郡大夫王公玘暨諸僚屬咸樂捐俸以倡邑侯柯君茂亦身任之曰是吾有司責也乃與父老共成之越明年夏匠人竣事徵余言爲記嗟夫公以一令負七尺軀直徇國家稱然與古

人爭烈迺今列在祀典廟食鄉國之間都人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卽呈夫里婦舉欣欣然想其人公百世而下猶生之年也其視居大位當大任以身係國家之重非唯不能捐生以報至於措一言以爲社稷利亦緘口結舌而不敢發唯圖苟免卒至於敗貽身後之辱與公所得孰重孰輕孰多孰寡者哉公之處此誠有見綱常之重而不可易鄉人感公忠毅之深亦不容已於祀也是故嚴頭稽血張齒顏舌令萬世讀史者爲之怒目恨不向敵指劍此其忠毅

激發不於公有侔哉媿余不佞無能爲公權揚萬
謹述祠祀所由勒諸麗牲之石以告後之人

重建瀧溪祠記

劉

鵬邑人
學士

乳源西北有瀧瀧之口有廟曰瀧溪祠蓋祀周尚書
胡學士云凡遇亢旱邑人竭誠禱之其應如響故歷
代禮祀弗替邇以風雨飄搖漸將頽圯正德己卯邑
陶公楫下車值歲旱里社畢集禱雨于祠未旋踵而
雨隨至陶公曰神之感應若是耶何廟久不葺致其
楹摧棟蠹豈所以慰二公之靈稱吾民奉祀之意也
遂命耆老招衆營建之刊木于匡浮竹于津厥材旣
堅厥工維時植杞支仆撤去痺陋廟貌旣新規模益

壯造謁者覩廟貌之赫奕瞻像貌之森嚴凜然肅恭
莫敢怠侮陶公出一言而廟成于踰月蓋功德之在
人心自有不能忘者故也事竣陶公以事去耆老請
余言以垂不朽予稽粵志周公諱昕字君光東漢時
人生于下邳舉孝廉拜尚書侍郎轉桂陽太守時六
瀧驚湍激石不通舟楫公至郡命徙盤石投之窮壑
夷高填下鑿截回曲因勢導之嶮阻旣平洶湧遂絕
六瀧悉奠合水流行旅無舟楫憂公之功也乳人立
祠于瀧之口胡公諱賓王字特賢邑人登宋咸平進
士第授翰林學士居鄉恤孤寡勸化鄉人去浮華
崇儉約至今邑中習朴俗醇公之化也乳人合祀于
周公之祠時或旱澇四方來祈無不輒應正德丁丑
昌寇高快馬率衆千餘造車攻城衆見神在城中義
冠博帶旗幟飛幡始驚而遁蓋神之顯靈如是也夫
有功德于民者法所當祀而二公一則開瀧導流功
垂不朽一則化民成俗德著無窮其血食斯土宜矣
况有所必應有感必通乎余故述其大者以復諸耆
老而爲之記

韓公祠記

羅袞

邑瀧二皆瀾吹石錯之區也若簡書奇贏之道也而韓其字者尤爲最蓋昌黎夫子嘗道此入潮後人廟斯于遂壽其字也庚子冬太原王公嚙命吏茲邑甫下車驗民情察土風攷山川景物聞瀧所由字畢然慕之明年春碩漲笑作山之力不勝水而間圯於水水之力不勝石而遂厄於石瀧以下凡二三所榜人無所施其智畧父無所用其勇而瀧江於焉天塹矣公毅然曰境以內吾吏之則境以內山川胥吾宰之

也山川弗治吏也謂何乃躬謁昌黎夫子廟假以顯
孚禱以誘相出馭富之餘呼里中老而屬以鳩幣董
馨之役俾濬其流且葺廟焉而吾里中洵能相與以
有成也卜之獲吉爰致乃工瀧之間其治也如驅廟
之間其治也如構未幾流故而廟新而後乃今漁者
載者旅行者踵瓜期者褰裳戾止靡不縱其所如噫
吾里中老緊勞矣然而未敢施工也王公緊仁矣然
而胡爲捷效也思之思之徽昌黎夫子之誘相不及
此因琢片石以爲斯舉壽

唐洪二公合祠記

張 鑿

參政

二名臣者宋參知政事質肅唐公敷文閣直學士贈
太師忠宣洪公也二公在當時以忠義稱乃英其遷
請故州也傳可以考矣英故有書院於北郭之龍山
祀質肅也然甚圯敝無祀於禮未合而忠宣曠數百
年無所舉觀風者閔焉嘉靖乙巳予過英諸生利庠
羅紘輩請曰在昔賢人君子遭抑而遊吾鄉者後先
不乏莫著於質肅唐公者而洪忠宣公宋蘇武也於
質肅有光矣今爲質肅祀而不及於公是公雖炤焯

於世而在英者猶湮鬱無以爲勸也請祀之予曰忠
宣必祀義也雖然公於質肅同代也同賢也而一方
之遺思又無不同豈偶然哉誠又俎豆焉是謂侑配
以類而鬼神所歆祀無必專可也於是議以祠之故
者新而大之以並享二公表以綽楔議成予請于大
司馬淨峯張公侍御豫齋楊公僉報曰善茲公議不
可已也亟圖之役遂與凡踰數月工制完美備一堂
之榮名顯號於是英人與過英之人皆得致其嚮往
而於二公大會若揭日月而臨也可以風當世矣三

爲之紀成事竊謂二公之同也無間矣然又於終有
感焉何也質肅之來也全性命於逆鱗而忠宣則出
九死於虎穴質肅之去也起而居輔弼宅端揆而忠
宣則老矣荒而殂瘁嶺何險難同而終之爲遇不同
也天也向使所遇又同則當究忠宣之所欲爲而澹
菴之封事魏公之忠謀皆有不徒已者而宋豈至於
不競哉嗚呼此所以爲天也詩三章予擬二公遺實
爲之以屬英人使歌以祀詩曰
於維正氣挺生哲臣烈哉忠義允迪我人徽猷請劒

邇英批鱗所甘鼎鑊而遑惜身

玉潔弗污金真弗燬臣節如山臣心如水龍狩馬奔
邈哉悲矣蓮樂可沉中原未委

有穹者宇衣裳爛而滄江汨汨矯龍翔螭我羞我芷
神兮格思神兮格思廸我人斯

樂昌曾大尹生祠記

江武

昌南服之蕞爾地也自昔文教衰微雖風土使然良
由吏治之無其賢者也南豐曾公在淳熙十五年以
韶州府曹掾辟乳源越明年知樂昌事遂籍籍有政
聲人歌來暮焉公廼以其暇而觀學宮則歎曰所貴
乎學者化民成俗也政教之興學之助也今觀廟貌
豈不巋然壯麗而衿佩弗遊絃歌不聞春秋釋奠則
不廢者如綫矣謂何哉謂何哉於是乃捐俸以倡仍
藉在官之田而入之取祭器而新之則又歎曰事當

急先務如此而後教可興也復擇士之良者首其事
會有期功有程則士之濡沫聖化一時至盛也出是
邑人士賢之祠而祀之因謁余采其故實而紀之余
則安能知公顧獨觀於公因感古今才之難全於才
者爲尤難而公得才之全者也夫世之以吏治立名
日孳孳以簿書爲先務視俎豆爲匏瓜及其有所爲
長於此則短於彼密其小而踈其大何有於利民抑
何有於名教此無論矣余嘗讀古循吏傳炳炳人耳
言若黃黃卓魯諸君其最著施之於民若慈母之於

嬰兒厥則持病則醫絮寒哺餒乃其心何嘗一日已
也詐當時之君及爲其民寵榮而嗟異之卽後世發
讀而誦者神皆向往焉今公之明之廉之仁之惠昭
灼於時已係人之思矣復以恢恢遊刃之餘從事於
斯爲文章禮樂之寄此又龔黃卓魯諸君之所未逮
也安知萬世之下不以是而多公哉余故曰願獨觀
於公因感古今才全之難而公得才之全者也公諱
造字子有丞相文肅公之元孫也文肅政聲最著卒
爲鼎輔今公能致彪炳若此得之文肅公居多焉余

又因此知文肅公之所以不朽者不於公有寄哉不於公有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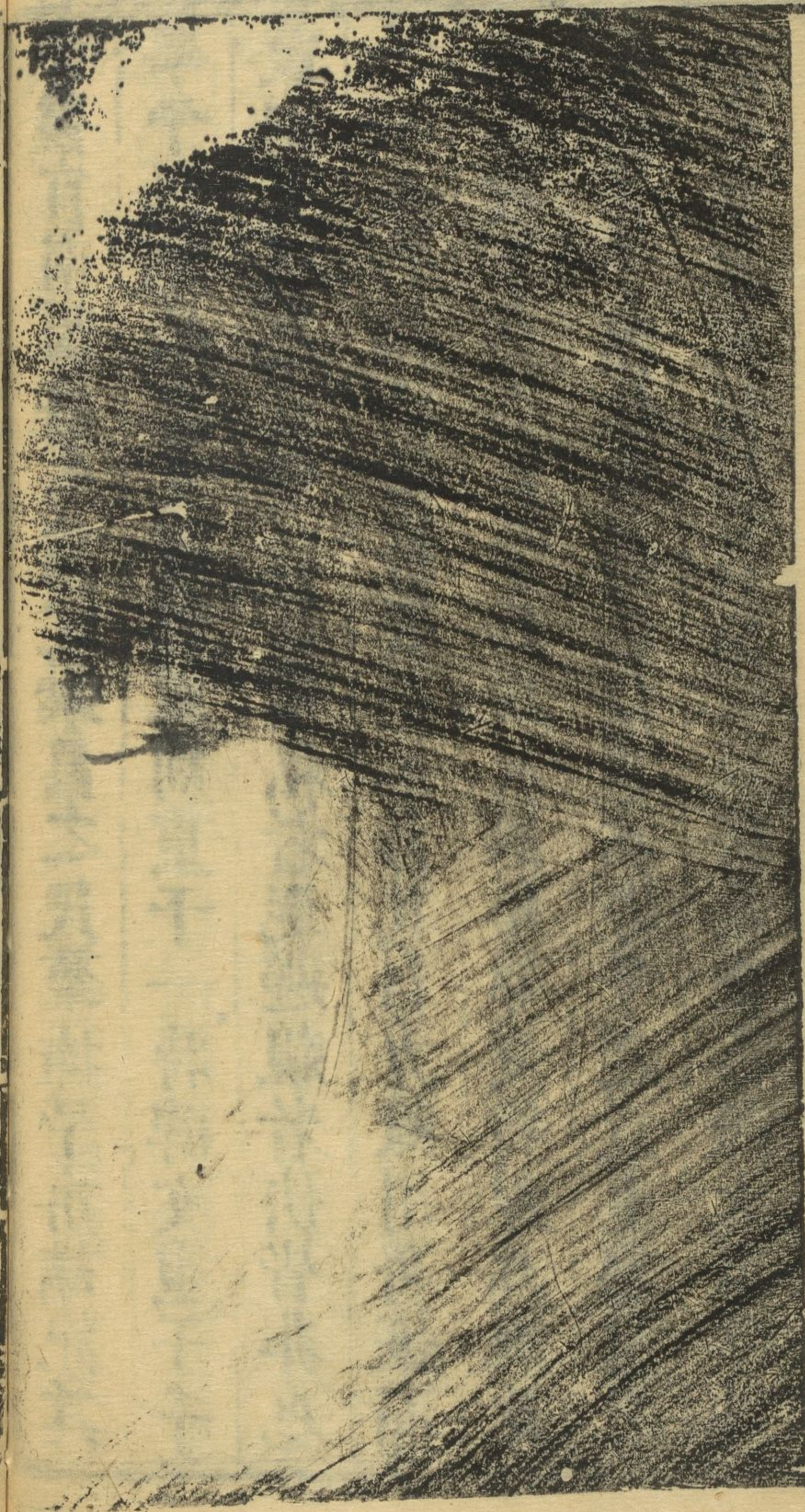
樂谷王公生祠記

方豪

大方伯王公生祠在樂昌縣之高粟寨南對鳳凰山北負鎡鑠山東西環列千峯雙水前抱兩洲並峙巔嶺南一奇勝處公雅好地理故樂昌人擇以祠公欲公千秋百歲神遊其間也然非爲大方伯作也公兵備嶺南時寇橫行韶屬邑樂昌爲尤慘其飯塘二里多爲賊據賊之禍福疾于官府勢日盛莫敢誰何乃至攻城郭劫府庫流及湖南之郴永事聞上命令兵討之公則帥嶺南之兵先是湖宜章民以接壤有隙

濫指飯塘之黃圃皆爲巢穴公力辨之湖帥兵者欲
覈戶籍之不登與賊所攀指者而槩誅之公皆持不
可乃止會捕百餘人公分其半中復辨釋三之一黃
圃之民不忍欺自擒其黠者凡二十六人寘以法於
是相與歌曰誣者弗釋不如爲賊民何以白黠者弗
摘畢竟爲賊民何以息釋之息之是爲功德公德在
民宜享血食祠於是乎作焉實正德辛巳孟冬也自
後公擢叅豫章又移貴州皆不得而知今復爲廣東
大吉始遣出樂昌羣挽而觀之欲毀焉而羣已成矣

官南閩舟人請記其
事予以紀績之文辭諸爲刻重于一時碑文重于予
載則又過之蔽賢者忌阿私者昵避親者法皆非也
予平生亡他能惟好賢罔忌乃其自力輒用奮筆而
亦不敢不公公於予爲戊辰同年辱受特厚其執此
役似涉于昵然非公之意也亦非予之意也樂昌之
民之意也夫何昵焉而可以怯爲哉公諱大用字時
行號槩谷本儀真人貫福建籍云嘉靖戊子夏記



韶州郡守謝公生祠記

韓光祚

昔曹平陽相齊用蓋公無擾一語而齊大治已又用之相天下天下謐如也說者謂平陽丁秦火之後法宜以清淨培之不宜遽有所規制以滋紛擾余獨以為不然今夫造化之攬援物也和風甘雨所以噓潤者微矣然而天全性得可以歷乎凋剝慘悴之境而無虞天傷向令含噓潤之用而日以雷霆搏之擊之排之盪之則物之得安其性命者有幾故夫平陽非鑿秦火也曙夫有為之為不若無為之為也余竊異

夫世之人牧者當其繩墨苦馭而約結思奮者急於
神明之稱而無樂乎博長厚之譽緣飾小才持刀筆
而操切其計豈不亦有一切治辦可喜而轡委於疾
馳絃絕於急節彼其赫聲著而民命已索然矣曾不
知悶悶醇醇以歲計而不以月計注酌紆徐留天下
不竟之情也乃今得之吾韶守謝公真平陽其人哉
公坦衷夷度不爲城府接人恂恂溫恭長者甫下車
即舒採諸俗訪問利害辨苦甚督擇其可張設施行
者重布之屬議議公出行邑見公有之者何矣公

曰此誰非吾赤子而今轉爲溝中者豈非以公之
民始澤葵無呼韶城傾圮度費不資乃捐贖鑿鳩工
新之於是負塗者運磚者壘壘城下城隆隆起矣西
河有遇僂橋用浮梁橫且以濟歲久朽敝已不任輿
馬公曰不可當吾世而使病涉卽拮据繕葺望者宛
若長虹也都人士習尚情韻莫肯下帷相切劘公銳
意廣勵遴其秀者躬誨之別其良楛而時其殿最士
始彬彬嚮風嫻於文學嗣後與計偕者至與上國爭
衡則尤公之大有造於吾韶者也其他治狀未易枚

舉大抵公之爲政爲吾身圖去後不規目前爲百姓
固命脉不賈聲譽爲國家計數百年治安而不取武
健嚴酷一時愉快辟如春風和氣薰然淪沾無搏擊
排盪之威而培植長育於不自覺此九戩所以思周
而勿翦所以歌召也卽以相天下易矣區區吾韶足
露一斑哉蓋公政旣成以賢良擢西粵臬副郡之縉
紳士氓相與攀公轅至軹不得發已乃謀卜祠於張
文獻公祠右以寓尸祝而委記於余余謂公循良真
績固不以勒石而始不朽然第無以余言爲諛乎則
所論譏雖刻之祠以示永永可矣公諱台卿字登
之別號韋紳與兄吉卿庚辰同登進士第聞之晉江
人也

司理劉公生祠記

蕭遠

今之世理一郡而天下之事廓如矣夫一郡何與於天下也蓋余見之韶司理劉侯之善爲理也甫下車則矢於神曰敢妄取民物與敢謬執己見而敢曲徇人情我心如神神其鑒我我心非神神其殛我吏書阜壯雄心逞奸者願昭赫顯察勒如其辭以榜神右既乃進師胥里宰黨正比長髦士農夫揖縉紳冕弁方領曲鉤而前曰吾刑官也吾理之夫刑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也理禮也伯夷播刑之迪也是非得失之

衷禍福生死之柄也吾以喜怒權之則情移以貴賤
殉之則實眩以刑威脅之則民殘夫過惡揚善天之
命也好善惡惡人之公也俾我一日衆取衷焉倘科
隨左右犴逐遷借我顧奸之誰其與我吾茲蚤夜兢
兢如恐弗勝乎工五辭正於五刑惟倫要之齊使夫
皓首公庭弄文巧比株連茹引者不得隱憲而負也
至有出不能當人意語不能達事情有事其爲人侮
同事其爲人愚者則又如携嬰兒之弗立也使夫一
掛訟牒僞類言以愚聽斷造蜚語以赫有司運神奸
以通胥吏者不得逃誅而跋也至有期期而入唯唯
而出寧受枉誣不一吐氣者則又如神細婢之蓄憤
也凡若此者庶不負吾皇祖左嘉右肺以達民情而
又隨事納言裁爲令甲之意於是胥師呈宰黨正比
長髦士農夫暨縉紳冕弁方領山鉤退而謀躍而喜
曰誠若此則威惠敷矣奸蠹剔矣幽滯達矣且以爲
文石且以爲金矢郡之人視之如郡之神他郡之人
視之如郡之神蓋數年如一日也會皇上御極初年
廣衢聽求民瘼進宰臣而詔之曰朕一人撫有盈成

肩荷隆重惟曠闕是虞綱維飭叙所賴言路之臣讜
謀格論以佐不逮其茂簡郡縣之吏猷望表著宜於
斯職者列狀來聞朕將庸焉於是大宰氏博稽衆論
徵諸仕版驗其舉察尤異者首疏侯名以請上輒賜
俞而今且徵爲臺官夫人內之乎視臺官猶外之乎
視司理彼其無所妄取則同與無所認執則同而無
所曲徇則同毋手舉細故塞責毋緘口養望徼寵毋
說正舉肥毋捨豺狼問狐狸毋不博生虎搏斃虎以
侯爲之亦如爲司理時其無弗當焉耳今天子方嘉

侯元命督賦籍轄數百萬石以資軍儲總一十二
路而歸約束金粟正式此嘉猷孰謂平刑治賦又有
二乎哉而侯亦悉如爲司理時正所謂理一郡而天
下之事廓如也如是而綱維有不叙者乎民用有不
生者乎於乎昔聞之澤在蒸萌則祠之功在軍國則
祠之自今而後侯其殫力亢圖之以無忘夙夜去其
不如爲司理時者就其如爲司理時者上以翊吾國
下以鳩吾民幸也如以名而已矣則昔之人猶且鄙
夷矧曰其能廸哲又矧曰能崇於乎尚其懋哉遂述

其建祠乞祠之意而記之以告夫後之司韶理者侯
諱士正號須彌江西萬安人壬戌進士

府廳題名記

劉 節

韶嶺南名郡也秦漢以下建置不一名稱亦殊我高
皇帝平定天下立為韶州府隸廣東布政使司領曲
江英德翁源樂昌仁化乳源六縣設知府一人郎古
太守也總治府事同知一人佐之通判一人司錢穀
兵旅推官一人理刑獄皆佐也今天下內自九卿外
及諸藩官署咸樹題名之碑以彰往蹟顧韶稱大郡
久遺不舉非闕典耶邕管陳守自知福州丁艱復任
於韶首稽是碑未樹也乃以入覲未遑從事覲返亟

閩府志自國初至今百八十年可考而知者知府三
十七人同知三十一人通判四十九人推官二十一
人職分名列鑾諸貞石走書徵言於予書之上方崇
我國家圖治張官內外百職固皆重也而莫重於府
所恃以承宣其令統諸縣致之民也民之安危咸係
于府之守與佐也守與佐寬猛廉污公私仁不仁異
焉而政之善惡所由分矣仁斯寬廉斯公政斯善矣
政善民斯安矣民安郡斯治矣反是患可勝言哉是
政勸名古之碑將以之在之賢吏也而去未賢者亦

不可遺也君子曰是碑也參考誌牒無去存
褒貶而勸戒之道寓焉後之視今今之視昔昭哉
矣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勸戒
之道也司馬君實記諫院題名謂後之人將歷指其
名而譏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此又專
於警戒以示人也茲碑鑿矣樹矣勸戒之道具矣他
日寧無指而議之曰某也善某也不善某也賢某也
不賢者哉吁誠可懼也陳守名氏歷履詳刻于久矣
予聞其存心也仁其持已也廉其行政也寬其待物

也公韶之士民服之化之後之人將取法焉增重是碑永矣哉予昔視學八桂于陳守有一日雅喜而不寐乃爲之書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恍君子是則是效

曲江題名碑記

潘復敏

自嬴氏廢封建創郡邑嗣設守令兩者皆民之攸聖而令之親民更十倍於守令籌錢穀而守第司其筭令清刑獄而守第裁其成令戢荏苒而守第專制其勝令陶民之子弟月有課歲有程而守不過比年一試而已且閭閻之幹止阡陌之桑麻愉而含鼓咏歌悲而呻吟愁怨若守未必能周知而備歷之而令則種種體悉也爲民父母蓋若此之暱切云曲江巖邑從趙佗獻琛以來漢屬桂陽郡晉屬廣州唐武德間

置韶州屬韶宋紹興元年初建縣附郡城令不知凡
幾乃攷之府乘漢止縣長區社宋止知縣鄧益鄒非
熊元止尹姬諒程準寥寥落落遐哉無從追索矣迨
國朝吳元年至嘉靖十四年僅謝公仕毅以下一十
四人內惟保公睿姜公寬則有別傳餘皆率畧不誌
其行蹟顛末今披覽茫然則題名之記烏容嘿嘿已
也余於是博詢之故老宿儒續得二十四人并余共
二十五人合鐫於瑣珞園有一二之遺漏并復在
者之三月未詳去也言之者記未核然有今日

腐俾後之官茲土者其景若保去亦于惘漉乃身四知
飲水三異樹卓則撫斯碣也與叔子之峴山何以異
不然而簞簋不飭笑罵由人痛癢不關生殺惟我使
忽念於片石之難消不啻如刑書鑄鼎應跼踖而無
以自容矣如徒曰畱去後之姓名以示來茲君子又
何取焉

商江進士題名記

朱

翼

安人

廣南士能力學取科名者韶連湖廣為多而視中州
猶為劣也陰陽家說謂一廣水駛不畱山無還勢故
人才如此愚謂不然西蜀自文翁一變其俗而後世
名士多蜀產在唐則無聞閩地漢無人自唐常袞禮
化歐陽詹始獨書至宋而人才彬彬公卿接踵山川
豈有異乎逮唐之張宋之余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
辰繇是而有王鄧之世科陸續蕭李棣萼聯輝何愧
於內郡乎高孝光寧四朝聲燄頗盛淳祐十年譚必

子等四士同登流芳啓後有不容泯者紀其名氏用
傳不朽豈徒專美一邦亦以爲後學之勸云紹興戊
戌冬記

續題名記

鄧益

國家盛治莫勝於慶曆韶之襄公慶曆四諫之臣也
公登天聖二年進士第韶之同登者二人公尤名位
俱顯以天聖進士爲慶曆名臣孰謂科舉不足以得
人哉嗣後二百餘載間第者或間見郡之長老咸歸
咎於山川裂而風氣分如劉夔州大音不全之說長
沙楊大異持東廣憲節爰究爰度迺堙斷港闢通閩
築書堂於帽峯之址鍾接扶輿之氣祠周元公與諸
生講其學蓋韶乃元公徐按洗冤舊治也郡博士湯

露生龜山槎溪之鄉得其的傳以淑艾多士士知明
理達義以餘力學文而文日醇庚戌春官四士聯升
遂復天聖之盛氣之復邪數之復耶抑講學之力耶
然余竊觀文公書白鹿之簡正以鄉科舉爲近利則
學聖人之學者豈專爲採榮計清淑之氣合則斯昌
進取之技較之深精彙征連茹後進當幾倍於昔必
也思平日所學何事明正道養直氣使進士皆襄公
則盛治皆慶歷山川又因人物而靈義理不因利祿
而輕矣聖天子賓興之節又曰命古之文務內之學
致遠之器識視祖宗盛時歎焉諸君懋哉淳祐二年

六月八日

科貢題名記

黃榮

人才繇山川風化出也韶之山水分自庾嶺桂陽逶迤盤礴宏澄曲折歷數百里而峯巒交萃二水合流所以重靈而毓材者視他邦特盛也張文獻公余襄公二公擢高科秉鈞衡勛名操節昭輝史籍及諸致身科第記名碑碣者彬彬可攷今山川之流峙無間士君子出於其間幸際明時聖天子躬行德化於上潛憲大臣宣化於下加以師友淵源切磋之意是以多士濟濟比昔尤盛自洪武設科迄今領鄉舉賜

進士者科不乏人然未克題名庠序以紹先啓後非
缺典與乃者琢石立碑爰以合郡累科之舉子暨比
歲之貢士分類題名於上餘則俟夫來者蓋不特爲
士子之觀美仰亦表夫聖朝之風化山川之靈異且
俾夫題名之士上有以報朝廷下有以輝鄉邦遠有
以垂名不朽豈徒計其一時之榮已哉明末樂五年
六月記

樂昌進士題名記

陳

邵臨江軍
教授

曲江人物自唐文獻公以剛方正直著明天下之所
雅重久矣樂昌爲邑則又曲江人物最盛之地也試
舉其畧忠義則有若譚公必敢言則有若梁公應中
至於文學如二李而並典雄藩科名如三蕭而俱爲
宦至今昭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其有進身上庠
蜚聲仕路彬彬輩出抑未易枚舉矧今文教日隆儒
風逾振魁賢書擢上第者蔚然相輝是獨可以無紀
乎昔人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夫以人才

如此之盛豈但躡巍科躋顯仕耀閭里而已哉將忠
言讜論高標勁節有若諸公者出則紀是碑之意也

永通監記

余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財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
貨卽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禦水禍湯
造莊山之幣以拯旱虐周以荆揚之利分隸虞衡唐
以郴桂之郡並建爐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興造之
謀期於便事而已國家平一諸夏寵綏四方開寶興
國之際收復江閩因其故區作爲泉布時移歲積地
產靡嘗比年以來治氏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
七年特詔翰林學士葉公清臣宋公祁經度山澤之

禁以資國用乃僉作奏曰謹較郡國產銅和市之數
惟韶爲多而夏處嶺阨繇江淮資本錢以酬其直實
爲迥遠謂宜卽韶置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
百萬觔可得成幣三百萬三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
銅幾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窮矣詔下其議於廣
東於時轉運使直太史傅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樂
公溫故協恭承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號爲西洲遺
址高平宛出郭外乃嵒厥土墨則食焉凡棟宇之制
管庫之嚴詢於故實所以心匠樸沙冶金分作有八

刀錯水釜離局爲二並列關鑰互有隄防當其中
控以廳事誰何警察日無逃形其鉛錯之備用薪炭
之兼蓄別藏異室布於兩序出納謹密前爲大閤冶
官列署於閤之南羣工屯營於垣之外市材於山市
甃於陶顧工於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評價而
與之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爲屋八百楹
材竹鐵石陶瓦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
連山釘口十萬出自涇陽餘悉督辦於韶之境而民
不知役乃知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冠年龍

集己丑三月甲午始築其基而飾其材八月辛酉棟
宇完範鎔備物有區工有居九月己亥大合樂以落
之董舊巧募新習勗怠勵惰授以程準日課千緡不
愆於素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
歲市百萬及樂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
歲運羨銅三百萬以贍嶺北諸冶苟非主計者通其
神提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力則何以協規創模
成效之速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
人棄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萬窮則公

悉則私鬪輕生抵禁無所忌憚緩其羈繼則鷹鷂而
陸梁急其銜勒則獸駭而蹊齧故境壤雖狹而獄狂
寇地嘗倍他境必資威肅惠和兼被於物乃成善政
觀此圖功賦事精至詳簡則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
以遠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月
乃下敕賜名未通時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五月吉日

